

独龙/日旺语动词的 反身和中间态标志

罗仁地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杨将领

(中央民族大学)

1.0 前言

中间态标志在研究藏缅语语法的领域中几乎无人涉及。这种标志通常会被忽略为一般的直接反身或者是状态化标志。为了引起研究藏缅语语法的学者对这种标志的注意,本文将探讨出现于独龙/日旺语的反身/中间态标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对这方面的讨论。

独龙/日旺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语言^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散居于中、缅边界。在中国境内的,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贡山县,人口约有 5816 人(根据 1900 人口普查),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独龙江两岸,因此汉人就称他们为“独龙族”,其语言称之为“独龙语”。在缅甸境内的,主要聚居在缅甸北部克钦邦(Kachin state)的恩梅开江流域('Nmai Hka Valley),人口约有十万人,族名不一,缅人称他们为“卡弄”或“弄”或认为他们是克钦(景颇)人,而族名自己却根据氏族或家族自称。最近住在缅甸的正在推广以“日旺”(Rawang)作为全民族的统一名称,而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仍以“独龙族”自称。本文将以“独龙/日旺语”作为该语言的名称,文中所引用的语料虽然是以贡山县的三乡土话为主,但是所探讨的语法现象却是中、缅两地独龙/日旺语方言的普遍现象。

他用雨衣盖住自己。

c. aŋ⁵³ mu³¹ ʃəʔ⁵⁵ - ɕu³¹

他 骂 (反身)

他骂自己。

d. aŋ⁵³ eʔ⁵⁵ wa⁵³ mit⁵⁵ - ɕu³¹

他 这样 想 (反身)

他这样想着。

e. aŋ⁵³ et⁵⁵ - ɕu³¹

他 笑 (反身)

他在笑。

f. aŋ⁵³ a³¹ lup⁵⁵ - ɕu³¹

他 高兴 (反身)

他高兴。

独龙语的 -ɕu³¹ 只能在及物动词后面出现, 而它在句子里的具体语音形式因句子里所涉及的不同人称和人称的数而异。请看下面的例句:

(2) a. ŋa⁵³ sat⁵⁵ - ɕi - ŋ⁵⁵

我 打 (反身) (第一人称)

我打自己。

b. a³¹ ne⁵⁵ sat⁵⁵ - ɕi⁵⁵ - ɕu³¹

我俩 打 (反身) (双数)

我俩打自己。

c. iŋ⁵⁵ sat⁵⁵ - ɕi: ⁵⁵

我们 打 (反身、复数)

我们打自己。

d. na⁵³ nu³¹ - sat⁵⁵ - ɕu³¹

你 (前缀) 打 (反身)

你打自己。

- e. $nu^{31} ne^{55}$ $nu^{31} - sat^{55} - \epsilon i^{55} - \epsilon u^{31}$
 你俩 (前缀) 打 (反身) (双数)
 你们打自己。
- f. $nu^{31} niŋ^{55}$ $nu^{31} - sat^{55} - \epsilon i - n^{55}$
 你们 (前缀) 打 (反身) (第二人称)
 你们打自己。
- g. $aŋ^{53}$ ($aŋ^{55} ne^{55}$ 、 $aŋ^{55} niŋ^{55}$) $sat^{55} - \epsilon u^{31}$
 他 (他俩、他们) 打 (反身)
 他 (他俩、他们) 打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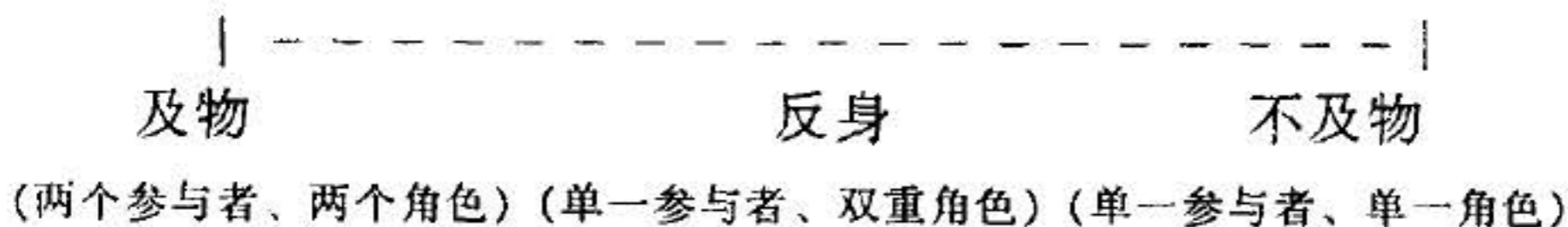
然而不同的人称形式并不影响 $-\epsilon u^{31}$ 的语法功能, 为了方便陈述, 以下例句里都用单数第三人称做施事。

2.0 反身态和中间态

当我们回头看例句 (1) 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例句中的后加成分 $-\epsilon u^{31}$ 所标志的语意状况正如孙、刘所说的, 是自发的动作, 也就是说, 行为动作并不借用任何外来的力量。可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看出, 这些行为动作同时也是“向着自己” (self-directed), 也就是说参与者既是动作的起点也是动作的经受者。例句 (1a, b, c) 很明显地是典型的直接反身状况。例句 (1d, e, f) 的动词后加的成分虽然与前者一样, 但所标记的并不是典型直接反身状况, 而是一种与俄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西腊语、匈牙利语、梵语、荷兰语等有专用中间标志的语言所标记的中间语意状况一样。这种中间语意状况包括: “自发事件”、“身体姿势、动作”、“感情、认识、知觉”、“穿着打扮”、“间接中间状况”等等。

从语意范畴的角度来看, 典型的及物状况必涉及两个扮演不同语意角色的参与者: 施事者和受事者; 而典型的不及物状况却只涉及一个扮演单一语意角色的参与者。反身状况是介于这两种语意状况之间 (Hopper & Thompson 1980: 227), 也就是说,

反身状况虽然也有施事者与受事者，但它的施事者与受事者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参与者，而是同一个参与者。换句话说，是两个角色合并于同一个个体上（即一个参与者扮演两种角色）。虽然如此，这个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即施事者与受事者）却明显有别（如例句 (1. a, b, c)）。以下的图一展示了这些语意状况之间在语意空间上的关系：



图一：反身状况在语意（及物性）空间的位置

在反身状况和不及物状况之间，还另有一种语意状况，这种语意状况与反身状况相同之处是它的施事者与受事者也同属一个参与者，然而与反身状况不同的是这个参与者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却暧昧难辨（如例句 (1. d, e, f)）。这种语意状况也就是 Kemmer (1993) 所说的“参与者在事件中的低明显度”（见于第三章），或者是“事件的低明显度”（见于第六章）我们将从以下的俄语例句作进一步的阐释（Kemmer 1994: 203, 引自 Haiman 1983: 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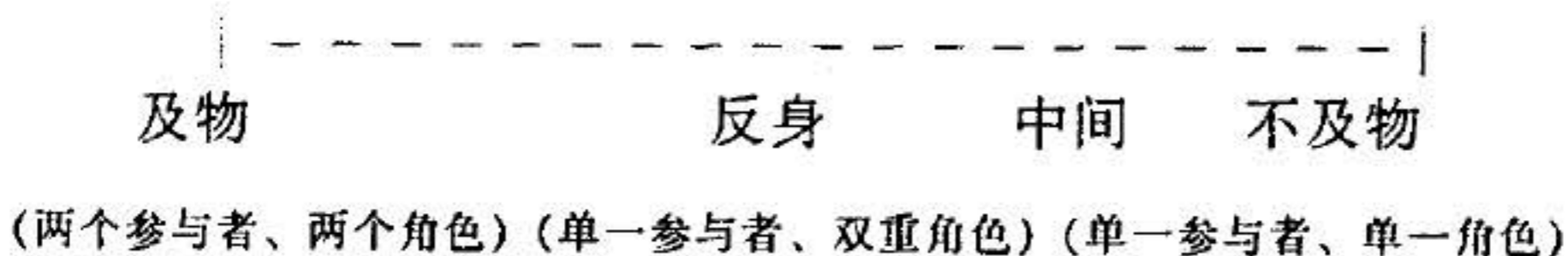
(3) a. On utomil - sebjā
 他 精疲力尽（反身）
 他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反身事件）

b. On utomil - sja
 他 精疲力尽（中间）
 他渐渐地疲倦了。 （自发事件）

在 (3a) 中，施事既是动作的行为者也是动作的经受者，反身标志 sebjā 在概念上强调了这种双重角色的明显性。(3b) 中的 -sja 虽然也标记着施事者的双重角色，但其明显性却比前者要

弱得多。

因为中间语意状况比直接语意状况更像单参与者、单角色（即不及物）的语意状况，所以中间语意状况可以说是处于及物—反身—不及物整体上的直接反身和不及物语意状况之间。下列图二就是阐释中间语意状况与其他语意状况之间在语意空间上的关系：



图二：中间状况在语意（及物性）空间的位置^④

标记中间语意状况的标志大致上有三种情况：（一）极少数语言有专用的标志来标记中间语意状况，这些少数语言包括俄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西腊语、匈牙利语、梵语、荷兰语等^④；（二）有些语言借用反身态标志来标记中间语意状况，独龙语、法语、德语同属这一类；（三）有些语言却只用一般的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形式来标记中间语意状况（如英语、汉语等）。像（二）、（三）这两类没有专用的中间语意标志的语言，都有及物、不及物和反身等三种结构。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从这三种结构中引用不同的结构来标记中间语意状态。属于第三个类型的语言（包括独龙语）用的是典型反身态标志来标记中间态。以下请看法语例子：

(4) Elle se lave les mains.

她 反身/中间 洗 (定指) 手

她在洗（她的）手。

在这类语言里，虽然反身和中间态标志是同一个形式，反身和中间的用法却不完全一样：有些代表中间状况的动词必带反身/中间态的标志，否则意义不通或不—样。如独龙语 *et*⁵⁵ “嘲笑”，

et⁵⁵ - ɕu³ “笑”；tɔɹ⁵⁵ “扔” tɔɹ⁵⁵ - ɕu³¹ “跑”。反身态就没有这种必要性。法语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 (deponents) 可以分为几种语意范畴：“自发事件”、“身体姿势、动作”、“感情、认识、知觉”、“穿着打扮”、“间接中间状况”等等。在有中间态标志的语言中，虽然个别语言的中间态标志的应用范围不同，但中间态的动词却通常涵盖上述这几类。以下列举一些法语中表达中间状况的必带反身态标志的动词：

s'habiller	穿 (衣)	se raser	刮胡子
se laver	洗	se rappeler	记得
se lever	起来	se réveiller	醒
se passer	发生	se sentir	感觉
s'asseoir	坐	s'appeler	叫, 称呼
se promener	散步	s'en aller	走 (离开)
se reposer	休息	se fâcher	生气

表一：法语一些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

属于英语那一类型的语言用来标志中间态的，不是反身态结构，而是典型及物和典型不及物的结构。请看以下英语例子：

(5) a. I rose from the chair.

我起 从 (定) 椅子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b. I washed my face.

我洗 我的 脸

我洗了我的脸。

有反身态专用标志的语言里（包括像俄语那一类有专门用来标志中间态标志的以及像英语那一类没有中间态标志的），在标记中间语意状况的时候，通常可以用反身标志或含有反身意义的名词或代名词（如下面例句（6b）里的“身”）来强调经受施事者的行为动作的参与者是施事者自己。就是说，强调参与者的双

重角色性质。前面已列举俄语例子，以下再举英、汉例句（后者摘自金庸 1993：174）：

(6) a. I got myself up (and walked out the door).

我得自己起来（并走出门）

我站起（自己）来（走出门外）。

b. 田姑娘站起身来，扶着门框喘息一会儿方走。

在很多语言里，如法语，中间态标志是由反身态标志演变而来的。这些语言因广泛地利用反身标志来表示强调，久而久之，强调的用意逐渐消失，而成为句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以汉语来说，汉语表达反身态的主要方式是以反身代词来代替代表受事者（或对象）的名词组，如：

(7) a. 我恨（我）自己。

b. 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c. 他给自己添麻烦。

“自己”这个代词另外还有非反身作用。如：

(8) a. 这件事我会自己作。

b. 你得自己解决这件事，没有人能帮你。

c.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家。

在这些句子里，“自己”代表的不是受事者或对象，而是代表施事者的同位语，所以这些句子并不是反身态的句子。这里“自己”是个强调代词，强调参与者的施事者身份。^⑤

英语的情况与汉语相同：反身代词与强调代词是同一个形式 (myself/yourself/himself)，因为英语的这些代词原本没有反身的用法；反身的用法是从这些代词的强调用法演变而来的。然而，并不是每一种语言都有类似的情况，很多语言虽有强调施事者的代词，但反身的意思却是由专用反身代词、动词的形态变化或附加成分来表达的。法语就属于这种情况。试看下面的例句：

(9) a. Je me - déteste.

我 (反身) 恨

我恨 (我) 自己。

b. Je me - frappe.

我 (反身) 打

我打自己。

(10) a. Je ne sais pas moi - même.

我 不 知道 不 我自己

我自己不知道。

b. Tu dois résoudre ce problème toi - même.

你 必须解决 这问题 你自己

你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在例句 (9a, b) 里, 动词的前加附着式代词表示反身态, 而例句 (10a, b) 里的 moi - même “我自己”、toi - même “你自己”, 只强调施事者是谁, 因此这两个句子并不是反身句。

3.0 独龙语反身/中间态标志的用法

独龙语的反身/中间态标志的用法与法语很类似, 就是用同一个标志来标记反身和中间状况, 然而, 独龙语没有反身代词, 反身/中间的意思要靠动词后加成分 - ɕu³¹ 来表达。独龙语的反身/中间态在句子里的意义因动词、名词组的语意特点而异。以下介绍几种独龙语反身/中间态标志用法常见的情况。

在独龙语的句子中, 如果动词后面出现反身/中间态标志, 而句子里没有代表受事者的成分, 那么这个句子便可能是直接反身态句子。也就是说, 受事者即是动作的施事者, 又是动作的直接对象 (是不是直接反身状况, 要看实际的句义)。例句 (la - c) 就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以下再举一个例子:^⑥

(11) a. aŋ⁵³ mar⁵⁵ ʃaŋ⁵⁵ - mi⁵⁵ ʃ aŋ⁵⁵ - ɕu³¹

他 镜子 (工具) 看 (反身)

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

- b. aŋ⁵³ tal⁵⁵ - ɕu³¹ - di³¹
 他 滚 (反身) (方向)
 他 (把自己) 滚下去了。

因为动词后附加 - ɕu³¹，所以我们知道行为动作的对象是施事者本身，如果动词后没有后加成分 - ɕu³¹，且又没有代表受事者的成分，除非听者知道或能猜出说话者指的是什么，否则句义就不完整。

有的及物动词前面可以加表示“不及物化”的前缀，因而构成不及物动词，如 tal⁵⁵ “滚 (及物)”，a³¹ tal⁵⁵ “滚 (不及物)”。这种不及物动词就跟加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 (如例句 (11b)) 形成一种对立：两个都只涉及一个参与者，但前者是“无意”地进行动作，后者是“有意”地进行动作。

在独龙语的句子中，如果有代表受事者的成分，而动词后又附加 - ɕu³¹，那么这种受事者通常是施事者身体的某个部分，如脸、手、脚等的名词。如：

- (12) a. aŋ⁵³ maɪ⁵⁵ tɕɿ⁵⁵ - ɕu³¹
 他 脸 洗 (反身)
 他洗 (自己的) 脸。
 b. aŋ⁵³ ɲuɪ⁵⁵ tɕt⁵⁵ - ɕu³¹
 他 指甲 剪 (反身)
 他剪 (自己的) 指甲。

以上例句似乎呈现典型及物事件。英、汉语用典型及物结构来表示一些中间语意状况。施事者与经受行为动作的身体部分的关系，汉语里靠语境来“意会”，而英语里则必须用领属结构清楚地标记。请看以下汉语及其英译例句：

- (13) a. 我要洗脸。
 b. I want to wash my face.
 我 要 洗 我的 脸

汉语结构是属于一般及物结构，不需附加任何标志就能从语境中自然意会到所洗的脸是施事者自己的脸。英语句子虽然也是一般及物结构，但是必须附加领属“我的”来标记所要洗的脸是谁的。

独龙语里，在动词后附加反身/中间标志，就明显地表示施事者又是动作所涉及的对象。比如(12a, b)中的 $maɿ^{55}$ “脸”、 $ɲuɿ^{55}$ “指甲”都是受事者，有了后加成分 $-ɕuɿ^{31}$ 就表明受事者是施事者身体的一个部分，也是动词所支配的直接对象。所以很明显地施事者洗的是自己的脸。在这种句子里，动词后若没有附加 $-ɕuɿ^{31}$ ，句子的意思就不通或不—样。独龙语在这一方面与汉语不一样，就是不能靠语境来“意会”施事者与受事者之间的关系。

有些语言(如汉语)的动词，所表达的意思较暧昧，就是所涉及的对象是自己或者不是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如：

(14) 我去理发

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去理自己的头发”，也可能是“我去理别人的头发”。对独龙语来说，这种暧昧的情况就不存在。请看以下例句：

- (15) a. $aŋ^{53}$ u^{55} $ɕuɿ^{55} - ɕuɿ^{31}$ le^{31} $di^{55} - di^{31}$
 他 头 理发(附加) (目的) 去(方向)
 他去理(自己的)发。
- b. $aŋ^{53}$ u^{55} $ɕuɿ^{53}$ le^{31} $di^{55} - di^{31}$
 他 头 理发 (目的) 去(方向)
 他去理(别人的)发。

例句(15a)可能指的是施事者自己动手理发，也可能是别人替他理，但因为动词附加了反身/中间态形式，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理的一定是施事者的头发；例句(15b)的动词不是反身/中间态，所以很明显的，施事者理的肯定是别人的头发。

如果句子里除了有施事者以外还有受事者，但不是施事者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受事者便可能是附着在施事者身上的某种事物，如飘落在身上的雪，穿着的衣物，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等等。如：

(16) a. aŋ⁵³ tu³¹ wan⁵³ kjaʔ⁵⁵ - ɕu³¹

他 雪 抖 (反身)

他抖 (落) (身上的) 雪。

如果被抖落的如果不是附着在施事者身上的雪，那么句子就要这样说：

b. aŋ⁵³ tu³¹ wan⁵³ kjaʔ⁵⁵

他 雪 抖

他抖 (落) 雪。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受事者既不是施事身体的一部分，也并没有附在施事者身上，可是却跟施事者有密切的关系。如：

(17) a. aŋ⁵³ a³¹ dzuɿ⁵³ a³¹ beʔ⁵⁵ - ɕu³¹

他 蚊子 拍打 (反身)

他 (为自己) 拍打蚊子。

b. aŋ⁵³ a³¹ dzuɿ⁵³ a³¹ beʔ⁵⁵

他 蚊子 拍打

他拍打蚊子

例句 (17a) 中所提的蚊子不一定是叮在施事者身上的 (有可能是)，然而一定是正在打扰施事者的，因此可以翻译成“他为自己打蚊子。”而例句 (17b) 就没有这种意思。再看以下的两个例句：

(18) a. aŋ⁵³ ɔʔ⁵⁵ ti⁵⁵ - tap⁵⁵ wan⁵⁵ - ɕu³¹

他 衣服 一件 买 (反身)

他 (给自己) 买一件衣服。

b. aŋ⁵³ kua⁵⁵ ti⁵⁵ - ɟ - um⁵³ su⁵⁵ - ɕu³¹

他 蜂 一窝 养 (反身)

他 (给自己) 养一窝蜂。

这些句子里, 行为动作的受益者或接受者是施事者自己。就是说, 施事者所扮演的两个角色是施事者与受益者 (接受者), 而不是施事者与受事者, 这种情况叫做“间接反身”状况。从这些例句可以看出, 受事者是不是施事者身体的一部分或施事者所拥有的事物, 并非是用不用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关键因素。

反身/中间态后缀 $-ɕw^{31}$ 的另一种作用是表示状态化。试比较下面的两个对例句:

(19) a. $aŋ^{53}$ $ɕam^{53}$ $pai^{55} - ɕw^{31}$

他 刀 挎 (反身)

他挎着刀。

b. $aŋ^{53}$ $ɕam^{53}$ pai^{55}

他 刀 挎

他挎刀。

(20) a. $aŋ^{53}$ $ʃoʔ^{55}$ $puw^{31} sai^{55} ti^{55} - tap^{55}$ $gua^{55} - ɕw^{31}$

他 衣 红色 一件 穿 (反身)

他穿着一件红色衣服。

b. $aŋ^{53}$ $ʃoʔ^{55}$ $puw^{31} sai^{55} ti^{55} - tap^{55}$ gua^{55}

他 衣 红色 一件 穿

他穿上/穿着一件红色衣服。

(19a) 和 (20a) 描述“挎着刀”、“穿着红衣”已经存在的状态; 而 (19b) 和 (20b) 则是描述“挎上刀”、“穿上红衣”的动作^⑦。从以上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 $-ɕw^{31}$ 有强调动作结果的状态性质的作用, (19a) 和 (20a) 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没有 $-ɕw^{31}$ 的 (19b) 和 (20b) 不强调动作结果的状态性质; 其所表达的是一般的及物状况或动作结果的状态。就是说, 有反身标志的句子只有一个意思, 但没有反身标志的句子可能有两个意思。

有些独龙语动词，尤其是知觉动词（如 ta^{55} “听”、 $jaŋ^{53}$ “看”），如果在其反身/中间态形式前面加不及物化前缀³¹ $a-$ ，就形成不及物状态的谓语。试比较以下三例句：

(21) a. $aŋ^{53}$ $ɕam^{53}$ $jaŋ^{53}$

他 剑 看

他看着剑。

b. $aŋ^{53}$ mar^{55} $jaŋ^{55}$ - mi^{55} $ɟ$ $aŋ^{55}$ - $ɕu^{31}$

他 镜子 (工具) 看 (反身)

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

c. $ɕam^{53}$ ($aŋ^{53}$ - le^{31}) a^{31} - $ɟ$ $aŋ^{55}$ - $ɕu^{31}$

剑 他 (对象) (前缀) 看 (反身)

剑 (对他来说) 看得见。

例句 (21a) 里的谓语是一般及物谓语，例句 (21b) 里的谓语是反身状况谓语 (= 例句 (11a))，而 (21c) 里的则是不及物状态谓语。因此如果像 (21c) 这种句子里有经验者（即观察者一如 (21c) 里的 $aŋ^{53}$ “他”），那么必定是非直接论元，就是说其后面必须加对象助词 $-le^{31}$ 。

根据我们对 $-ɕu^{31}$ 的发展的了解（见 LaPola 1995），看来 $ɕu^{31}$ 一旦用来标记中间状况后，就逐渐呈现像 Kemmer 所谓的“事件的低明显度”。这个标志附加在及物动词后，就会有类似状态化的作用，即减弱事件之间，以及参与者之间概念上的隔阂，使整个事件看来像是一种状态。

我们在上文指出，没有中间态标志以及有专用中间态标志的语言，其反身标志可以用来强调中间状况参与者的双重语意角色；我们在此又指出反身标志也可以用来表达及物状况的状态化。这两种功能似乎自相矛盾，然而事实上它们是同一个作用的两方面。从图二所显示的语意空间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用反身标志表达一个单参与者的语意状况的时候（如例句 3a, 6a, b），

观察语意状况的角度就因此而移向图二之左端（即挪向及物动词之末端）。另一方面，及物动词加了反身标志后，观察语意状况的角度就因此向右移动（即向不及物的末端移动）。总而言之，这两种情况都有同一个作用：把所表达的状况的观察角度挪向语意空间的同一个方位。

独龙语里的后缀 $-ɕw^{31}$ 有反身、中间和状态化等作用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可能是语意逐渐引伸扩散的结果。这个标志，最初可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用，后来逐渐由语意的引伸扩散到中间状况，而由于中间态的语意特点，又被引伸到状态化的作用（LaPolla1995）。

这一节里所讨论的动词都可以带反身后缀 $-ɕw^{31}$ ，也可以不带 $-ɕw^{31}$ 。上以法语为例，说明在有反身/中间态单形式标志的语言里，有些表示中间状况的动词必带反身/中间态的标志，否则句义不通或句义改变。独龙语的情况也一样，而且所呈现的语意范畴也和法语基本上很类似。以下表二展示独龙语与法语必带（或长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所呈现的语意范畴：

	独龙语	法 语	汉 语
穿着打扮：	$gua^{55} - ɕw^{31}$	s'habiller	穿
自发事件：	$poʔ^{55} - ɕw^{31}$	sechanger	变化
认识知觉：	$mit^{55} - ɕw^{31}$	s'adviser	想（起）
感情中间：	$a^{31}lwp^{55} - ɕw^{31}$	seréjourir	高兴
间接中间：	$lan^{55} - ɕw^{31}$	s'appeler	叫，称呼

表二：比较法语与独龙语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动词的语意范畴

3.0 独龙语的使动反身态

独龙语动词使动态的标示方法有二：一是动词前加前缀

su³¹ - 或 tu³¹ - ; 二是在动词后加使动助动词 dzu⁵⁵ “使、让”。前者是屈折式使动法^⑧，后者是分析式使动法。我们以下将分别讨论屈折式和分析式的反身使动态句子。

3.1 屈折式反身/中间使动句

屈折式使动态的前缀既能加在及物动词前，也能加在不及物动词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反身使动态有一些意义上的差别。我们先来看不及物动词的反身使动态。

不及物动词加了使动前缀以后，便具备了及物动词的功能，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如：

- (22) aŋ⁵³ joʔ⁵⁵ su³¹ - kam⁵⁵
 他 衣 (使) 干
 他烤衣服 (使衣干)

在例句(22)里，不及物状态动词 kam⁵⁵ “干”，加了使动前缀以后，便具备了及物动词的功能，它就跟一般的及物动词一样，可以支配受事者。

加了反身标志 - ɕu³¹以后，这个句子就成为反身使动态句。如：

- (23) aŋ⁵³ su³¹ - kam⁵⁵ - ɕu³¹
 他 (使) 干 (反身)
 他在烤火 (使自己干或暖和)。

句子里只有一个名词组，后缀 - ɕu³¹告诉我们施事者所“使干”的是自己。句子里也有可能第二个名词组出现，如：

- (24) aŋ⁵³ joʔ⁵⁵ su³¹ - kam⁵⁵ - ɕu³¹
 他 衣 (使) 干 (反身)
 他烤 (使干) 衣服 (穿着考)。

因动词后附加 ɕu³¹，所以被烤的衣服必定是穿在施事者身上的。以下再举两个类似的例句：

- (25) a. aŋ⁵³ meʔ⁵⁵ su³¹ - boʔ⁵⁵ - ɕu³¹

他 眼 (使) 瞎 (反身)

他弄瞎了 (自己的) 眼睛。

b. aŋ⁵³ maɹ⁵⁵ su³¹ - naʔ⁵⁵ - ɕu³¹

他 脸 (使) 黑 (反身)

他弄黑 (脏) 了 (自己的) 脸。

因为动词后面有 - ɕu³¹，我们知道以上例句中的“眼睛”和“脸”一定是施事者的。

及物动词附加使动前缀就呈现间接使动态：使动者使另一个人 (被使动者) 实施某种动作。如：

(26) aŋ⁵³ puŋ⁵⁵ - le³¹ ʃoʔ⁵⁵ su³¹ - gua⁵⁵

他 普 (对象) 衣 (使) 穿

他让 (使) 普穿衣服。

这个句子里，施事者 (使动者) 使被使动者“普”做出的行为动作的对象不是使动者，而是被使动者自己。

使动及物动词附加反身/中间后缀，会呈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 如果没有涉及其他被使动者，那么很明显的，使动者使自己实施某种反身动作，此时，施事者既是使动者也是被使动者。如：

(27) a. aŋ⁵³ ʃoʔ⁵⁵ su³¹ - gua⁵⁵ - ɕu³¹

他 衣 (使) 穿 (反身)

他 (使自己) 穿上衣服。

b. aŋ⁵³ ɕam⁵³ su³¹ - pai⁵⁵ - ɕu³¹

他 刀 (使) 挎 (反身)

他 (使自己) 挎上刀。

(二) 如果句子里有第二个被使动者，那么反身/中间态标志会指明使动者使被动者所作的动作是对着或者会影响使动者。如：

(28) a. aŋ⁵³ aŋ³¹ - mei⁵³ - le³¹ ʃoʔ⁵⁵ su³¹ - gua⁵⁵ - ɕu³¹

他 其母亲 衣 (使) 穿 (反身)

他使他母亲给他穿上衣服。

b. aŋ⁵³ man³³ ba⁵³ - le³¹ man⁵⁵ suw³¹ - ɟ ap⁵⁵ - ɕw³¹

他 医生 (对象) 药 (使) 打针 (反身)

他使医生给自己打针 (注射)。

在例句 (28a) 里, 所提的使动者“他”是个小孩子, 他要被动者 (他母亲) 给他穿上衣服, 使动者就是行为动作的对象。在例句 (28b) 里“医生”是被使动者; 其动作的对象是使动者。这类句中的被使动者往往可以省略, 如:

(29) aŋ⁵³ man⁵⁵ suw³¹ - ɟ ap⁵⁵ - ɕw³¹

他 药 (使) 打针 (反身)

他 (使别人或医生给自己) 打针。

上述两种及物动词的反身使动态, 在第一种情况下, (如例句 (27), 句中不能有施事者以外的被使动者, 反身使动动词表示使动者使自己实施某种行为动作; 在第二种情况下 (如例句 (28)、(29)), 句中语意上必须有被使动者。反身态使动动词表示使动者使另一事物 (或人) 对自己 (使动者) 实施某种行为动作。这两种反身使动句, 有时候在语音形式上是相同的, 但语意不同, 区别二者, 主要要依据动词的性质以及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

3.2 分析式反身使动法

分析式使动法的使动助动词 dzu⁵⁵ 主要加在及物动词后面, (除了少数几个不及物行为动词外如 di⁵³ “去” ip⁵⁵ “睡” ŋw⁵³ “哭泣”, 一般的不及物动词后不能用)。以呈现简单的间接使动态。如:

(30) aŋ⁵³ - mi⁵⁵ puŋ⁵⁵ le³¹ mu⁵⁵ gua⁵³ - mi⁵⁵ suw³¹ ɟa⁵³

他 (施事) 普 (对象) 雨衣 (工具) 行李

kop⁵⁵ dzu: ɟ⁵⁵

遮盖 使

他叫（使）普用雨衣遮盖住行李。

分析式使动态的使动助动词若加在反身动词后，那么被使动者所作的动作的对象便是被使动者自己，并不是使动者。

(31) aŋ⁵³ - mi⁵⁵ puŋ⁵⁵le mar⁵⁵ tei⁵⁵ - ɕu³¹ dzu:ɿ⁵⁵

他(施事) 普(对象) 脸 洗(反身) 使

他叫（使）普洗脸。

在反身/中间态的句子里，代表施事者的名词组后面不能出现施事者助词 - mi⁵⁵，但是在像例句（31）这种有分析式使动态助动词的反身/中间态句子里，施事者助词却可以出现。这是因为这种句子包括两个子句：“他叫（使）普”和“普洗（自己的）脸”，所以句子中的使动者不是反身/中间态动词“洗”的施事者，而是役使动词 dzu:ɿ⁵⁵的施事者。“普”就是兼语：既是役使动词的受事者，又是反身/中间态动词的施事者。

这种句子也可以呈现有双重使动意义的反身谓语。如：

(32) aŋ⁵³ - mi⁵⁵ puŋ⁵⁵ - le jo⁵⁵ su³¹ - kam⁵⁵ - ɕu³¹ dzu: ɿ⁵⁵

他（施事）普（对象）衣服（使）干（反身）使

他叫普烤干衣服（普穿着的）。

在这个句子中，“普”被役使烤干他身上的衣服；分析式使动态表示“普”被指使做出烤干的动作，屈折式使动态则表示“普”致使衣服被烤干，反身态标志则表示被烤干的衣服是“普”身上的衣服。再如：

(33) aŋ⁵³ - mi⁵⁵ puŋ⁵⁵ (man³³ba⁵³ - le³¹) man⁵⁵ su³¹ - ɿ ap⁵⁵ - ɕu³¹

他（施事）普 医生（对象） 药 （使）打针（反身）

dzu: ɿ⁵⁵

使

他叫普去使别人（医生）给自己打针。

这例句中，使动者促使“普”去看医生，普指使医生给“普”打针。

至于独龙语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其中表达内在行为或内在状态的（如 $a^{31}lup^{55} - \zeta u^{31}$ “高兴”），大部分不能加屈折式使动前缀，这是因为屈折式的使动态含有使动者直接支配被使动者的意思，然而这些动词所表达的内在行为或内在状态是不能被直接支配的。有比较多属于这一类型的动词可以出现在分析式使动结构，因为分析式使动结构只含有间接支配的意思。

4.0 结语

本文对独龙语及物动词后加成分 $-\zeta u^{31}$ 所进行的分析显示，独龙语动词后加成分 $-\zeta u^{31}$ 所呈现的语法范畴具有多种含意。其核心的作用是标记反身态，但所涵盖的语意空间包括中间语意状况。除此之外，动词后加成分 $-\zeta u^{31}$ 也含有使行为动作的结果状态化的作用。从“标记论”（markedness theory）和“典型范畴论”（prototype categories）的角度来分析， $-\zeta u^{31}$ 的三种作用反映其历史发展上的三个阶段。最早可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用，后来逐渐由语意的引伸扩散到中间状况，而开始标记中间态。由于中间态的语意特点， $-\zeta u^{31}$ 又被引伸到“状态化”的作用。^⑨

注：

① 对独龙/日旺语具体语支的归属，国内外语言学界尚未有定论，但据目前的了解，独龙语较近于景颇语（孙宏开 1982a: 2, 1982b: 247; LaPolla 1987: 1）。

② 独龙语有两个 $-\zeta u^{31}$ 后缀，一个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另一个表示第一、第二人双数。这两个后缀没有任何语意关系，况且能在同一个动词后面一起出现（参看下面的例句（2b, e）），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两个不相关的语法成分，而不是一个单一多意成分。

③ 关于中间状况及其语法表现，请参看 Kemmer 1993。

④ 有不少语言的中间态标志与反身态标志有历史的渊源关系，但并不是每个语言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拉丁语的中间态标志是 *-r*，而其反身态标志则是 *se*。

⑤ 不少学者，在描写语言的时候，以类似例句(8a, b, c)的句子做为“反身态”的例句。因为这些句子并不是反身态的形式，所以读者无法从这些句子中了解到该语言如何表达反身的意思。

⑥ 在例句(11)里，我们可以看到独龙语的一种有语法条件的声调变调现象：*jaŋ*⁵³“看”一般是高降调，但当名词的一部分时，就变为平调：*mar*⁵⁵*jaŋ*⁵⁵（镜子=脸+看），*jaŋ*⁵⁵-*ɕu*³¹。

⑦ 独龙语和汉语都用同一个动词，加不同的后加成分来表达这两种意思，但有的语言却用两个不同的动词，如英语 *put on*“穿上”，*wear*“穿着”。

⑧ 一般有清擦音声母的动词用 *tu*³¹-，有其他声母的动词用 *su*³¹-。

⑨ 较详细的描述见于 LaPolla 1995。藏缅语族中一些其他语言也可能有中间态标志，详见于 Lapolla 1996。

参 考 书 目

Barnard, J. T. O. 1934. A handbook of the Rawang dialect of the Nung language. Rangoon: Superintendent of Gov' 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Haiman, John.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 781-819.

Hopper, Paul J. &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51-299.

Kemmer, Suzanne. 1993. The middle voic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23).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Kemmer, Suzanne. 1994. Middle voice, transitivity, and the elaboration of events. Voice form and function, ed. by Barbara Fox and Paul J. Hopper, 179-23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金庸。1993。雪山飞狐。(金庸作品集 13)。香港: 明报出版社。

LaPolla, Randy J. (罗仁地). 1987. Dulong and Proto-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0. 1: 1-42. (此篇的中文版〈独龙语和原始藏缅语比较研究〉) 载于《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 上: 第 11 期 (1988 年), 49-78 页; 下: 第 12 期 (1989 年), 19-42 页; 由乐赛月译。)

LaPolla, Randy J. (罗仁地). 1995.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66.4: 1149-1185.

LaPolla, Randy J. (罗仁地). 1996. Middle voic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Pan-Asian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V.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刘菊黄。1988。〈独龙语动词研究〉载《语言研究》第一期。

Lo Ch' ang-p' ei (罗常培). 194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rung Language of Kung Sh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孙宏开。1982a, 《独龙语简志》。北京: 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1982b。《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载《民族学报》第三期。